



花开时节话万花

牛娜

司马光一句“暮烟凝塞上，烽火落天涯”，将延安古城的边塞苍莽勾勒得淋漓尽致。谁曾想，在这片历经烽火的黄土高原上，城西南十六公里处，竟藏着一处繁华秘境——万花山。作为我国中原牡丹品种的重要源头之一，这里五万余株野生矮牡丹岁岁绽放，古艳芬芳漫山遍野。

一园牡丹，一脉红史，一片青山，共同勾勒出万花山镇的独特风姿。延安的牡丹，宛若一册时光的诗笺，在每一次回眸中，散发着绵长的馥郁芬芳。明弘治年间，山东新城进士李廷寿出任延安知府，主持编撰的《延安府志》，成为明代存世最完备的延安府志，其中土产篇明确记载：“牡丹，宋歐陽脩花譜延安紅牡丹，自延以西尤多，與荆欒無異。”这位知府曾在春日下乡劝课农桑，行至城南的“花原头”村，恰逢雨后初晴，牡丹开得愈发娇艳，触景生情赋《游牡丹山诗二首》，将延州牡丹的天然富贵凝于笔端：“自是天然真富贵，何须百宝巧为栏。”“宁似延安花满山。”千年前的丹芳胜景，跃然诗行。

百余年后的康熙年间，浙江永嘉贡生陈天植赴任延安知府。彼时“三藩之乱”初平，他招抚流亡、革除积弊，一边恢复地方经济、修缮城楼鼓楼等古迹，一边深耕文脉，续写《延安府志》十万余言。志中清晰记载，肤施县牡丹山，产牡丹极多，樵者为薪，又名“花园头”，相传诗圣杜甫避乱曾游于此；这里“牡丹遍山谷”，正是欧阳修《花谱》中所写延州牡丹的原生之地。千百年间，牡丹在黄土高原扎根生长，从“与荆棘无异”的山野芳株，成为延安独有的文化符号，更孕育出“木兰故里，牡丹之乡”的美名，让万花山成为秦岭以北最大的野生牡丹生长区，六大色系、二十余个品种的牡丹，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前后次第绽放，花期近月，艳冠陕北。

时光流转，岁月沉香。延安时期，这片牡丹花海更成为革命先辈心中的一抹温暖亮色。万花山千亩翠柏四季常青，春夏之交姹紫嫣红的牡丹竞相盛放，香气袭人，成为紧张工作与战斗之余，干部群众踏春赏景的好去处。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检察长的李木庵，在

《延安新竹枝词》中生动描绘了“五一”节里同志们同游万花山的欢乐场景：“劳工盛世同颂，假日欢娱莫等闲。君带枣糕依带饼，与君齐上万华(花)山。”简单的诗句，藏着革命岁月里的质朴温情，也让牡丹花海的生机，成为延安精神的生动映衬。

据《延安市志》(1994年版)记载，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来到万花山观赏牡丹。望着漫山遍野盛开的野生牡丹，毛泽东同志满怀憧憬地说：“全国解放后，这儿可修成公园，建立疗养院，让劳动人民游览、疗养、休息。”殷殷嘱托，将对人民的深情与对这片土地的期许，融于丹芳花海，成为万花山发展的红色指引。

春风送暖，万花又开。如今的万花山镇，正循着先辈的期许，牡丹文化与红色资源相交，生态之美与乡村振兴相融，在延安城南大门绘就着“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万花”的动人画卷。

漫步万花山，国色天香的牡丹在苍

松翠柏间绽放，红似霞、白似雪、紫似胭，花香漫过山峦；山下的佛道坪村，早已不是昔日偏僻的小山村，宽敞干净的乡村道路连通四方，整齐美观的窑洞民宿窗明几净，农家乐里飘着陕北特色美食的香气，采摘园中新鲜的果蔬挂满枝头，花园里的幼苗生机勃勃，游人信步其间或寻一处院落，浅尝一口家乡味，或栖于窑洞之中，枕着山间清风，或躬身采摘鲜蔬，轻拾一束花苗，夕阳西下，满载春日的欢喜而归。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万花山镇通过盘活闲置窑洞、引进旅游企业、打造生态观光基地，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既寻得了烟火与诗意，也让日子在岁月的沉淀中节节攀升，成为万花山中最动人的一抹乡色。

青山翠色、牡丹清芬。在延安这片红色厚土上，千年文化底蕴浸润民族文脉，百年红色记忆照亮信仰之路。如今草木葱茏、烟火兴旺，革命老区正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在岁月长卷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新生与活力。

温暖的归途

闫婷

回家的路

征文选登

黄土高原的风，吹过沟壑纵横的旷野，也吹过我日复一日的奔波与牵挂。我在黄陵工作，家远在神木。身处陕北这片厚重的土地，每月休假回家，那条连接黄陵与神木的路，便成了我生命中最温暖、最绵长的归途。

黄陵，是民族根脉所在的圣地。桥山古柏苍劲，沮水悠悠流淌。在这里工作，我每日浸润在厚重的历史文脉与红色热土之中，肩扛着工作的责任，脚下踩着踏实的土地。可无论在黄陵的岗位上多么忙碌，只要到了休假的日子，心底最真切的思想，便是朝着神木的方向，踏上回家的路。神木的风沙、窑洞、亲人的笑靥，还有那独属于陕北北麓的烟火气，早已深深烙在我的骨子里，成为我奔波在外最柔软的慰藉。

因工作缘故，出差是家常便饭。常常是清晨从黄陵出发，奔赴陕北各地的任务点。车车载着工作资料，也载着未完成的职责，穿行在蜿蜒的山路与平坦的高速之间。有时迎着朝阳出发，看黄土塬上的晨光慢慢铺展，漫山草木在风里摇曳；有时披着暮色赶路，看天边霞染透群山。夜色渐浓时，车灯划破黑暗，窗外风景不断更迭：从黄陵的古柏苍翠，到延安的宝塔余晖，再往北，渐渐靠近神木的丘陵沙地。每一寸土地，都带着陕北独有的粗犷与温情。

从黄陵回神木的路，是我走过

千万遍，却依旧每次都心生暖意的路。这条横跨数百里的归途，串联起陕北的山山水水，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从前土路崎岖难行，回家一趟耗时良久，一路风尘仆仆；如今宽阔的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流穿梭，路途变得顺畅便捷。回家的路程缩短了，心底的思念却愈发浓烈。车行途中，看窗外地貌慢慢变化：从黄陵周边的沟壑梁峁，到沿途的窑洞村落，成片果林，再往北，渐渐望见神木的沙地风貌、矿区灯火。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在提醒我：离家越来越近了。

车子越靠近神木，心底的悸动便越清晰。想起家中等候的亲人，想起家里温热的饭菜，想起故乡熟悉的乡音，所有工作的疲惫、出差的辛劳，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在黄陵工作的日子，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践行初心；出差在外的时光，我步履不停、奔走四方，感受着陕北大地蓬勃生机。而无论走多远、奔多久，黄陵是我坚守的“责任之地”，神木却是我永远的“心灵归宿”。这条连接两地的路，一头系着使命担当，一头牵着亲情乡愁，是我在黄陵奋斗的底气，也是我此生最珍贵的羁绊。

黄土悠悠，路途漫漫。回家的路，是一条平凡的路，也是一条充满温情的路。它承载着我的汗水与思念，见证着我的成长与坚守，更藏着陕北儿女对故土最深沉的爱恋。岁岁年年，我在这条路上往返奔波：每一次出发，都是为了更好地归来；每一次归途，都是一场心灵的安放。无论未来走多远，这条从黄陵到神木的回家路，永远是我心底最温暖的光，指引着我，奔赴最亲的人，回归最暖的家。

从窑洞灯火到新城之光

苏裕媛

我总以为，延安是有两种光亮的。一种，是王家坪革命纪念馆里那盏锈迹斑斑的煤油灯发出的，光线微弱，却曾照亮过中国的前途；另一种，是此刻透过图书馆的落地窗，泼洒在我书页上的，来自新城路灯的橙黄。这两种光，隔着八十年的岁月，在这座高原峡谷城市的血脉里交汇，构成了它呼吸的韵律，也谱写了它两次伟大出发的序章。

我的第一次“出发”，是沿着历史的掌纹去触摸。这掌纹，深深刻在杨家岭、枣园的窑洞壁上。站在那些简朴的土窑前，你很难想象，就是这一孔孔冬暖夏凉的洞穴，曾庇护了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窑洞内的木桌、土炕、粗布被褥，凝固着一种被称为“艰苦卓绝”的质感。我试图想象，当春夜的寒风还在窗外呼啸，那如星火般的灯苗，是如何陪伴着思想的笔尖，在纸张上划出决定民族命运的字句。南泥湾轰轰烈烈的开发建设，是开荒种地，是纺车嗡嗡，是在物质的极度贫瘠中，开垦精神的万亩良田。延河水滋养的是一种信念，一种“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骨气。这第一次出发，是从黄土高坡的褶皱里，向一个崭新国家的跋涉，它的步伐沉重而坚定，踏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成了日后摩天大楼最深的地基。大学期间，我有幸成为这座城市第

二次出发的见证者。这场出发不再是“打破封锁”，而是“突破山河”。老城被千沟万壑环抱，发展空间相对有限。街道蜿蜒，车流与人流交织，城市发展的步伐受地形制约。于是，一座崭新城区在这片热土上规划崛起。

建设的热潮涌动，处处是奋进的身影。机械的轰鸣是新时代的“天游”，唱的不再是爱情的凄婉，而是创造的豪迈。热火朝天的场景，仿佛一场现代版的“大生产运动”，只是手中的锄头换成了挖掘机，开垦的不是南泥湾的土地，而是城市未来的空间。从老城到新城，仿佛进行一场时空穿越。这边是熟悉的市井烟火，转过一个隧道，眼前便豁然开朗——宽阔笔直的道路如织锦般铺展，现代化的体育馆、剧院、医院拔地而起，楼宇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高原特有的天光。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拓展，更是一种城市理想的升级。它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一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城市，该如何安放人民对现代生活的向往？

然而延安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从未在宏大的叙事中遗忘细微的幸福。它的第二次出发，是双向的奔赴：一边是新城昂首阔步的“阳春白雪”，一边是老城第二步调的“阳春白雪”，一边是老城二道街活色生香的“下里巴人”。当夜幕降临，二道街便成了延安最具生命力的心

脏。炉火点燃，炊烟升起，各种香气扑鼻而来，有羊杂碎的醇厚、和杂面的酸辣、洋芋擦擦的焦香——像顽皮的孩子，在空气中追逐嬉戏，拧成一股粗壮的、诱惑的绳索，将四面八方的人流牵引至。小贩的吆喝声、食客的谈笑声、油锅的滋滋声，汇成一曲喧嚣而真实的城市交响。我常常挤在人群中，要一碗热腾腾的香菇面，看老师傅熟练地扯面、浇汤，动作如行云流水。坐在简陋的长条凳上，身旁可能是刚下班的延安市民，也可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又或是像我们一样的大学生。在这里，身份被模糊，只剩下最纯粹的食客。一碗面下肚，额角冒汗，所有的疲惫与烦恼仿佛都随着那口热汤消散在温暖的夜色里。二道街的繁荣，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告诉你，无论城市如何走向未来，那种由胃及心的踏实与温暖永远是最坚实的底色。

作为延大文学院的学生，我时常用文学的眼光审视脚下的土地。我发现延安的两次出发，其精神内核竟一脉相承。革命年代的出发，核心是“理想”，是在黑暗中相信光，在绝境中开辟生路；而今天的出发，核心是“生活”，是让理想照进现实，让曾经奋斗的成果，转化为普通人触手可及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从宝塔山到新城大厦，从延河水到穿城而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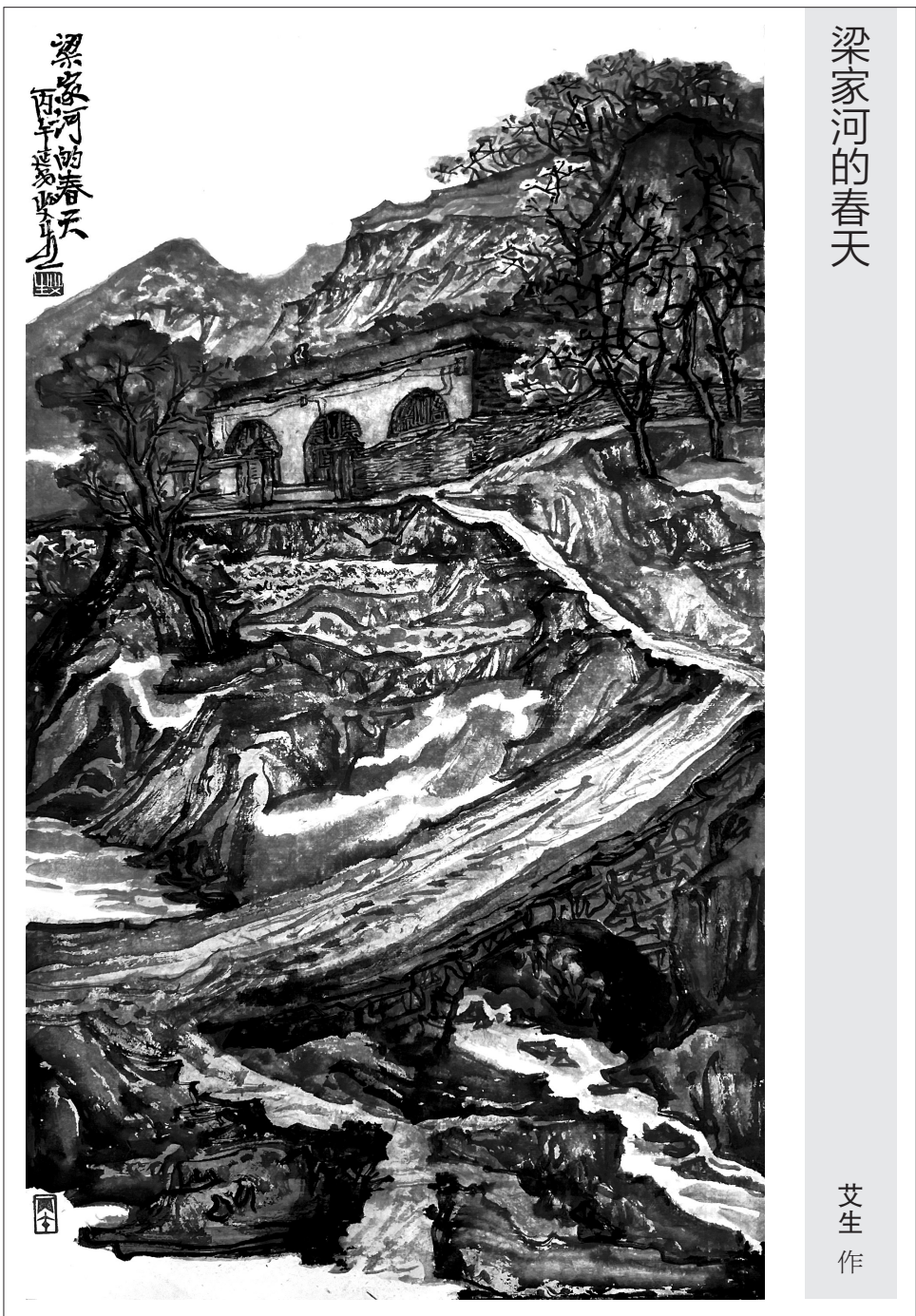
高速公路，变的，是城市的容颜与筋骨；不变的，是那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闯劲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实干。

延安的未来画卷，不应是某些现代化都市的冰冷复刻，而应是一幅有温度的“新山水画”。新城与老城，是琴瑟和鸣的知己。新城以其现代与高效，担当起经济发展的引擎；老城则以其底蕴与烟火，守护着城市的灵魂与乡愁。宝塔山将成为城市中心的“绿肺”，眺望的不再是荒芜的山岭，而是绿意盎然的公园与充满设计感的建筑。延河水将被治理得更加清澈，岸边是读书的老人，嬉戏的孩童和写生的艺术家。

夜深了，图书馆即将闭馆。我合上书，再次望向窗外。新城的灯火与天上的星辰连成一片，分不清哪是人间，哪是天河。我想，那一盏窑洞里的煤油灯若能看见今日，该是怎样的欣慰。它所点燃的早已不是一张地图、一个方案，而是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与一座城市永不熄灭的光。这，便是延安的故事，一场从灯火到光芒的、永恒出发。



悦读 延安



梁家河的春天

艾生作

铁汉柔情

郭鑫鑫

不曾想
也不会想到
身体黝黑
身形清枯的你
竟然有少女般柔情的一面

一切都在不经意间
在春风的轻抚下
你应期赴约
偷偷悄悄将娇羞挂满枝头

经过一个冬季的蛰伏
你积攒了神奇的力量
将激情绽放
展示出一个火热的全新自我

你用实绩告诉人们
万物不可相貌
你用奋斗告诉人们
美丽的神话永远不会冰封

你就是你
不甘寂寞
默默奉献
用自己的神奇
为春天添彩
值得称赞的铁杆海棠

物语

守望者

李国华

老家的长山梁，不算巍峨，却藏着归乡时最意外的相逢。在那光秃秃的山顶，没有成片的林莽，没有相依的草木，只孤零零立着一棵树。直到今年过年回家，我才正眼去端详了它，是因为现在觉得它长得好看，像一棵孤单的守望者，却那么的突兀。我至今叫不出它的名字，也没有近距离地去触摸它，它看起来生得矮壮，不似山间青松那般挺拔，枝丫却生得蓬松，慢悠悠地向四周舒展，像一位从容舒展臂膀的老者，又像一朵落在山巅的绿云。

那日除夕，我们一家老小十余人循着山路上山烧纸，风掠过山脊，吹得枯草沙沙作响，抬眼便望见了它。天是透亮的蓝，云絮悠悠飘着，远山层叠如淡墨的轮廓，这棵矮树就站在天地中央，不张扬、不喧嚣，却把整片山野的灵气都聚在了身上。没有繁花点缀，没有浓荫蔽日，可那舒展的枝丫，迎着风微微晃的模樣，偏偏生出一种独有的优雅，让我忍不住驻足，举起手机，定格下它安静的身影。

它太孤单了，在梯田梁的最顶端，唯有它一株。春去秋来，寒来暑往，风吹过，雪落过，它就那样扎根在贫瘠的山梁上，不抱怨，不退缩。它守着日出日落，守着云卷云舒，更守着山脚下的村庄。守着我们这些离家又归乡的人。它不说话，却用矮壮的身躯，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它不张扬，却用蓬松的枝丫，拥抱着每一缕吹过长山梁的风。

老家的长山梁上的守望者，让我从远及近、从近及远地去拍摄它，去欣赏它，每个角度姿态都是那么的优雅迷人，我站在大路上看，站在村里的脑畔上仰望它，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在正月初二的下午，我约上爱人，一起去接近它，土崩崩上、路畔畔上、树背背下，背景就是那苍茫的远山，是那厚重的黄土地和那些仰天不屈的大树，一袭红衣在皇天后土的映衬下格外耀眼，互相做着摄影师，接天连地，依树望远山，抬眼满是你。拍出来的效果堪称大片，于是我想到了《平凡的世界》《人生》的作者路遥先生，学着 he 点着一根烟，坐在山头的土地上，任阳光洒在身上，暖意心底蔓延。这一刻，不必回望过去的遗憾，也不必焦虑未来的未知，只需安住当下，感受风的方向，倾听心的声音。山有静气，人得心安。在丙午年的暖阳里，于高岗之上，赴一场与山河的独处之约。

我总觉得，这棵树不只是树。它是一种扎根故土的坚守，是一种独处不孤的从容，是一种默默守望的温柔。在喧嚣的世间，它静静站在山巅，守着一方乡土，守着一份初心，活成了故乡最坚韧的精神模样。往后每一次归乡，我都会望向长山梁的山顶，看见那棵孤单却优雅树，便知故乡依旧，守望如常。

多年以后，也许我们也将来到这座长山梁，成为故乡的守望者。



杨家岭



YangJialing 邮箱: yjlywfk@126.com